

文化评弹 赵承宁 村话的源流

在海南岛西南部,有一种独立的方言,叫“村话”,其他方言的人群习惯上称其为“哥隆话”。“哥隆”是村话方言“大哥”的意思。村话方言的多聚居区位于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即东方市的北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南部)地区。其中,东方市境内讲村话方言的有32个村庄,昌江境内有13个村庄。据不完全统计,村话方言区的总人口约有12万人。

关于村话人的历史源流问题,由于缺失历代史书的记载,至今仍是语言学领域中有待深入研究考证的课题。所幸的是,有关村话的语族归属问题,国内一些语言界学者近三十多年来的调查考证,已有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专家欧阳觉亚、原广东民族学院教授李敬忠,以及以村话为母语的符昌忠教授等人,对村话的系属,一致确认村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符昌忠教授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将村话与岛上同为壮侗语族的黎话和临高话的基本词汇及主要语法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比较鉴别之后,在他的专著《海南村话》一书中指出:“村话无论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面,都有着壮侗语族诸语言所具有的许多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其基本词汇,有一批同源词。在语音方面,村话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其声韵调表现出来。”同时,他结合“村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因素,从而确认“村话”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族支的一个独立语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1年第5期在关于语言的语族问题的阐述中,特别提到了哥隆话:“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稳定的共同体。很多汉藏语系之一的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或侗泰语族),语言的使用者是汉族,比如哥隆语,就是居住在海南省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的部分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可见,国内语言学界对村话的研究,已经提升到了很高的关注度。昌化江下游两岸的村话人,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记载本语言的文字。村话人长期以来都一直使用汉字,且村话人用村话读书读报时,其发音相当接近普通话的语音。另据国内文物考古学者的考古论证,认为岛上的村话方言区为古骆越、俚人活动的地域,属古儋耳郡管辖的至来县。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至来县,改置昌化县。根据符昌忠教授调查村话人的四大姓氏符、文、赵、吉的族谱、家谱及明清两代的墓碑记载,很多人的过琼先祖分别来自山西、河南、江西、福建等地,虽然村话人的不同姓氏先祖来自不同地域,但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所讲方言有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为对村话乡音也有共同的坚守。前些年,我在机关工作时,曾经接待过几位从广州等地工作了十年后告老还乡的老干部,在和他们交谈过程中,我听得得出他们的村话乡音一点都没改变,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村话和其他语言一样,具有传承的文化属性。但是在一定环境下,语言又常有被同化或演变的现象。十多年前,我出差到东方大田镇的居便黎

村。一位中年的村干部接洽我,他自我介绍说他姓文,其曾祖父年轻时,大概是清光绪年间,从四更镇村话人村庄的来南村逃荒到居便黎村,后来在黎村娶妻落籍,到他是第四代,村话对他来说,已经彻底演化为黎语。当他引荐我见他父亲时,从他父亲口中说出来的村话,也已经很明显掺杂了相当比例的黎话。清末,四更村话村庄中的一些人迁移到新街墟落籍,在周围海南话方言村庄的圈子中,年长日久,到了第三代的“村话裔新街人”,基本上都改变了原来的村话母语,操一口流利的海南话。

村话人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还有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其中村话人喜闻乐见的是千百年来民间吟唱的村话民歌。村话民歌与岛上的崖州民歌、儋州调声、军话民歌、黎族民歌等,都是古老的民俗文化品种。村话民歌是民间艺人和老百姓闲时即兴创作,随口成曲,由民间流传下来的。从村话民歌的内容来看,有诉说村史、家史,感怀身世的;有教子读书做人的,还有歌唱共产党、歌唱幸福生活、歌唱爱情等几大类。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村话民歌不仅在形式与声调上有所创新,还增加了乡村振兴等具有时代特征韵味的内容。

如歌行板 张建国 博鳌随想

我向往大海很久了。退休当了“候鸟”后,我居住在海南博鳌,感受大海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我居住的小区,名叫“椰风海岸”,既有椰树,又毗邻海岸,名副其实。椰子树长得高大挺拔,巨大的羽毛状叶片从树梢伸展出来,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树上结的椰子呈卵形或椭圆形,椰子可真是个好东西,是不接触化肥农药的绿色食品,成熟的椰子里面有椰子水和椰肉。椰子水不仅是清凉的饮料,而且也富含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能健胃明目醒酒。据说当年琼崖纵队的红军战士,在被敌人围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就是靠喝椰子水维持生命的。如今海南人把营养丰富的椰子水做成椰奶,如脂如玉。苏东坡晚年被贬谪海南,品尝过当地百姓制作的椰奶清补凉后当场盛赞:“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

海风习习,椰树摇曳,海风伴椰树。小区距离海边只有200多米,我没事时就穿上沙滩鞋,溜达到海边去观海,站立在海边沙滩上,听着阵阵海浪声,向远处放眼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大海,水天一色,海水和天空融为一体,分不清是水还是天。远处的海水,在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断向岸边跳跃,后浪推着前浪,一道道地涌来,又一波波退去,浪头跌落时便溅出一堆堆白色的浪花,正如苏轼所云:“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博鳌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这里四季的区分不明显,春夏秋冬,花儿开了落,谢了又开,四季有花,五颜六色,鸡蛋花、黄蝉花、龙船花、扶桑花、紫薇、茶梅等,竞相开放,随处可见的三角梅匍匐在墙上,或立在路旁,争奇斗艳,夺人眼球。

在博鳌郊外的树林里,不时还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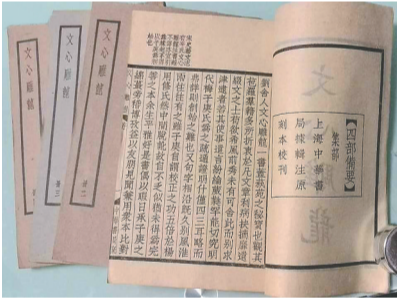
听到布谷鸟悠扬的叫声。徜徉在小区的人行道上,耳畔会传来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仔细辨听,各不相同,约有十几种叫声,煞是好听。绿树掩映,鸟儿蹁跹。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给各种鸟儿繁育栖息提供了舒适的家园。到了傍晚,小区里的小树林中,水塘边,蝉声唧唧,蛙声一片,宛如一场来自大自然的交响音乐会。

博鳌虽说是琼海市下辖的一个镇,但名气不小,每年定期在这里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使得这里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世界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2016年,博鳌国际机场的通航,使它成为海南的第三个国际空港。

博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那就是坐落在万泉河畔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是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被赋予九条含金量很高的优惠政策。

南海之滨的博鳌,既有“白浪逐沙滩”的海滨美景,又有“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田园风光。今天的博鳌,又迎来国家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个曾经世代以农渔为生的小镇,正在发生巨变,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催生出会展业、物流业、文创产业等新业态,成为博鳌经济新的增长点,博鳌华丽转身蜕变为蜚声中外的风情田园小镇。

百味书斋 明斋 孙犁读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在孙犁先生的藏书里,有刘勰著《文心雕龙》“旅行读本”一部,他颇为珍爱。1964年清明后一日,他特意为该书包装书衣,并记下当日天气情况:“风雨。”

《文心雕龙》是南朝刘勰创作的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该书共十卷,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问题,现代多数学者又将其视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文学批评专著。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见解精辟,故鲁迅先生将其评定为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相媲美的文论巨著。

历来为《文心雕龙》作笺注者颇多,余藏书中有范文澜先生注释本,是余四十年前就读大学中文系时,选修“《文心雕龙》选读”课程的指定教材。范文澜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其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通史》,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史学界的扛鼎之作。同时,他更是一位国学大师,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并均有建树。当代知名学者卞孝萱先生曾评价道:“中国之‘国学’

的特点就是博大精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经史子集’……集部就是那本最著名的《文心雕龙注》”;又说:“范老早年四本书,代表他经史子集四部的成就。四部皆通,可称‘国学’之师。”(《冬青老人口述》凤凰出版社出版)由此可知,范文澜先生学识之渊博,足以睥睨当世。只不过余当时选修此门课程时,仅在门外徘徊稍许,并未登堂入室,难窥其中罕物;毕业之后,琐屑缠身,从此风雅渐远,至今懊悔无及。

据孙犁先生所记,他为所藏《文心雕龙》包装书衣时,恰是“风雨”天气。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物候差异颇大,即便是毗邻的市县,清明时节,乍暖还寒,阴晴不定,亦属寻常;或者寒流突袭,气温陡降,一日之间,跨越冬夏,亦不足为怪。壬寅清明,海口天气晴朗,而前一日则风雨如晦,湿冷浸骨。

不知孙犁先生此《文心雕龙》“旅行读本”系何人笺注?或者版本精巧,制作独特,方便携带,适于旅行途中随时披阅耶?更不知五十八年前之清明时节,孙犁先生理书并题签时,风吹细雨,簌簌有声,触景生情,心中感伤也否?

季候物语 张帮俊 丝瓜之美

几条绿的丝瓜从瓦墙上垂下,瓜叶迎风漫卷;瓜蒂处,一只蜜蜂小精灵一般扇动着双翅,这风景看着让人就欢喜。

大自然造物主很神奇,不同的瓜果有各自的生长方式。像南瓜、西瓜之类的喜欢躺在土地上。而丝瓜则喜欢攀附缠绕,常需要农人帮其搭支架,这样,它才能更好地肆意生长。常见到一条条青青的丝瓜悬挂在丝瓜架下,有的大方地向人展示它迷人的倩影,有的害羞地“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份朦胧之美。

鲜嫩的丝瓜,清香带甜,是夏秋季节人们爱吃的蔬菜。丝瓜营养丰富,古书《陆川本草》上说丝瓜具有“生津止渴,解暑除烦”之功效。同时,丝瓜中还含有美容成分,故有“美人水”之称。丝瓜完全老化成熟后晒干,可用于刷锅洗碗。可以说,丝瓜全身上下都是宝。

用丝瓜做菜要讲究柔和、平静。无论是一盅清淡软滑的丝瓜香菇汤,一盘丝瓜炒肉片,或是一碗黄绿相间的芙蓉丝瓜羹,丝瓜送来的清新气息,散发的诱人香味,淡淡地弥漫,久久不散,最终化作缕缕柔情在心头萦绕。此刻,夏天的绿野由远而至,忧郁的心结散淡了,喧嚣的尘事忘却了。

丝瓜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植物。宋代诗人杜北山在幽静的乡居中听到泉水的叮咚声,看到雨后初晴长高的秋草,特别是翠绿的丝瓜随着藤蔓沿墙上瓦,顿时神清气爽,随即作诗助兴。

而无论是篱边的随意攀附,还是棚架上的交错支撑,丝瓜身上的小黄花总是透出一清雅神韵。丝瓜,浑身飞舞着女性的曼妙和精巧。正如宋诗人赵梅隐的那首《咏丝瓜》:“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丝瓜如美女,小鸟般地依人。“菜园里面一堵墙,苦丝瓜瓜种两厢。郎吃苦瓜苦思妹,妹吃丝瓜思念郎。”在民间歌谣里,丝瓜又成了相思物,别有一番诗情画意。